

反叛

北平·一九四九纪事

赵立中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反 叛

——北平·一九四九纪事

赵立中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172号

反 判
赵立中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通县长凌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75印张 2插页 224千字

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 7-5059-0203-2 定价: 8.80元

I·125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潜伏四年关键时刻登场	(6)
第二章 开密会下密令密谋毒计	(14)
第三章 扮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	(24)
第四章 山穷水尽陈仙洲投靠山	(30)
第五章 王、李、冯孰奸孰忠	(38)
第六章 毛人凤大弄玄虚	(45)
第七章 王蒲臣感激零涕	(52)
第八章 蹊跷的“临危受命”	(59)
第九章 徐宗尧只身策反“白阎王”	(70)
第十章 摸底成演戏朋友是仇敌	(88)
第十一章 东交民巷的秘密艳窟	(94)
第十二章 杜门谢客徐宗尧万分踌躇	(104)
第十三章 拒出援池峰城抗命	(111)
第十四章 成功成仁徐宗尧左顾右盼	(116)
第十五章 误入歧途决非一念之差	(125)
第十六章 假戏真作谍报员告状	(132)
第十七章 忐忑赴命，诚恳说降	(140)
第十八章 也歌也哀，交通员生活一斑	(149)
第十九章 扮角色似精似傻	(157)
第二十章 冷处理叶翔之难飞	(164)

第二十一章	探战友王同志遭劫	(175)
第二十二章	说和谈笑老蒋假惺惺	(185)
第二十三章	密使备密令毒人下毒手	(194)
第二十四章	清乱乾坤飞贼出世	(205)
第二十五章	出计谋导演假戏	(211)
第二十六章	秘密艳窟彻夜狂欢	(220)
第二十七章	魂去也真个赤胆忠心	(224)
第二十八章	以假对假徐宗尧用计	(233)
第二十九章	连失数招王蒲臣骂娘	(244)
第三十章	逢傻必奸周武有诈	(256)
第三十一章	脑固如冰看守所动枪	(265)
第三十二章	接关系王柏喜出望外	(273)
第三十三章	枯树倒老糊糊急筹划	(280)
第三十四章	上天不易入地亦难	(287)
第三十五章	生离死别徐宗尧受训	(297)
附记		(304)

序

原北京市委第一副书记刘仁，解放前是中共华北局城工部的负责人，他直接指挥了策动军统北平站和平起义一事。

在文革中，刘仁却被打成了特务。

真正做过特务的原军统北平站少将站长徐宗尧将军，文革时当然也成了审查对象，有人非要他承认是他策反了刘仁。

历史总是跟人们开玩笑。

文革伊始，彭真被钦定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首祸。身为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是在劫难逃了，而他的助手们、市委第一副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刘仁，以及万里、郑天翔、吴晗、邓拓等北京市党政领导也几乎全部牵连在案，北京市委是修正主义的黑窝子，黑窝子里的成员自然谁也抹不去脸上的黑灰，北京秦城监狱只好敞开大门迎接这些“修正主义”老爷们了。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专政机器反过来对他们实行了无情的专政，这也是一幕令人感叹的悲剧。

1967年11月某日，有三个穿军装的北京市公安局的官员来到北京师大二附中，找到了一个普通的行政干部李颖，其中一个中年官员向李颖提了几个没头没脑的问题：

——1948年北平围城后，你是否到青龙桥程砚秋别墅与刘仁见面？你是否与孙国梁（原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一起到城里给刘仁找了一套西服？

回答是有这样的事。

——刘仁进城后是否与你一块住在北长街81号池峰城公

馆？

回答：是。

——刘仁是什么人？

回答：是个共产党，现在中央说他是修正主义分子。

——修正主义的罪名太小了，刘仁既是内奸又是特务，你要好好考虑一下，你是知情人，要好好揭发刘仁的罪行。

这次谈话很简短，可是这几个人一走，李颖就被专了政。11月27日晚他在学校的木工房里被公安局军管会正式逮捕，给用黑纱蒙上眼睛推上一辆吉普车，车子在北京转了好几个圈子晚上11点来到了功德林监狱，他被关押了一个星期以后开始接受审讯。

这时他才知道上次到学校来“访问”他的三个军人中有一个是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刘传新。这次负责审讯他的人仍然是刘传新。

1990年春，我经过池峰城女儿池惠君介绍去采访李颖时，他已年逾古稀，可是仍精神矍铄，头脑清晰，下面是一段他对当时审讯情况的回忆。

刘：上次我们跟你见面是代表组织跟你说话的，你现在已不是共产党员，如果你把刘仁的问题讲出来，你的右派问题、党籍问题都可以解决。

李：可是我不知道刘仁到底有什么问题。

刘：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刘仁这个家伙国人皆说可杀，你跟他在一块工作过一段时间，还要我告诉你他有什么问题吗？再说，你跟池峰城的关系你总不能否认吧？

李：我当年受组织委派去池峰城身边工作，目的是策反

他，后来他也参加和平起义了，这是可以讲清楚的。

刘：胡说！池峰城在保定有一百条人命，你跟他的关系完全是黑线关系。池峰城解放后被政府逮捕了，你还三次为他翻案，你为什么被开除了党籍你还不清楚吗？

李：我当时认为起义人员应当既往不咎，所以才去为池峰城说话的，再说关于一百条人命的事，也算不到池峰城头上，他从内战开始就坚持不对咱们放一枪，他身边还有丁行之、谢士炎等共产党员在做他的工作，臧克家、蒋牧良、姚雪垠也跟他过从甚密，这些人都是可以作证嘛。

刘：你看你这个人的立场！直到现在你还在为池峰城这样的国民党将领鸣冤叫屈。

李：我就是认为当时处理池峰城的问题搞错了。

刘：你少跟我胡搅蛮缠，再有，徐宗尧这个大特务跟你不是也有关系吗？这又是一条黑线，你的问题够严重的。

李：我当时通过池峰城对徐宗尧的起义问题作过一点工作，不过工作主要是刘仁做的，我和徐宗尧算什么黑线？再说，徐宗尧现在还是政协委员，没听说他有什么问题。

刘：徐宗尧是死老虎，刘仁是活老虎，明白啦？今天我只是警告你，如果不老老实实揭发刘仁的问题，够你喝一壶的。

这样的审讯一直持续了半个月，李颖虽然被审得精疲力竭，可是最终也没有按刘传新的思路入套。

后来，李颖在狱中度过了八个年头，直到1975年才被“解放”出狱。这个时候刘仁已经被迫害致死了。

1989年本书的作者在采访中遇到了李颖，他向我叙述了一个并不为很多人知道的历史事件，即军统局在北京最大的一个分支机构北平站的和平起义。这件事由于种种原因从来没有被宣传过，只是起义后在清河农场“学习”了十几年的原军统局少将站长徐宗尧在1964年做了北京市政协特约委员后，曾写过一篇几千字短文在《北京文史资料》上刊登过。其间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均湮没于尘世，以至今天仍有人认为沈醉先生是军统局第一个起义的将领。

我曾经在1992年写了篇两万字中篇纪实文学《军统起义第一将》发表在黑龙江文联主办的《章回小说》上，后经《黑龙江日报》连载。（要说明的是在这篇文章中，由于当时徐宗尧之子徐明理不同意披露刚刚过世的徐宗尧的任何情况，我只好将徐的名字做了点“手术”。）

军统局第一个起义的将领是徐宗尧。

我想在海峡两岸日益沟通的今天，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共两党抛却历史的宿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日子终将实现了。

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和历史人物。

我们更应当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历史和历史人物都应当得到公正的对待。

我们将在以下的篇章中，对这一历史事件和众多历史人物作一个较为完整的叙述。

另外要说明的是，本书采取了历史小说的写法，除了主要人物与历史事件是有原型根据的，为了好看，本书除了大量确凿的第一手材料外，对富有传奇色彩的传说也尽量予以吸取和渲染。既有生活的真实又有艺术的真实，此乃作者初衷。书中有些人物

因采访时听到不少不同的传说，其间互相抵触者又不能一一明辨，只得虚拟姓名或作加工处理了。除真名实姓者外，请任何人不必对号入座。

第一章

潜伏四年关键时刻登场

整个事件是一个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故事。

我们不想直接从事件中心插笔、为了把来龙去脉叙写得更加清晰，故事先从一个极小极小的人物写起。

以往的史书常常忽略小人物的作用，这实在是一个遗憾。

“派出一个人，发展一个人，就在敌人的心脏里埋下一颗定时炸弹。”这是聂荣臻元帅在评价刘仁同志指挥城市地下工作的成绩时说过的一句话。聂荣臻同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晋察冀边区工作时，就认识了刘仁，并长期和他一起工作，他当然是了解刘仁同志的，所以，他的评价再恰当不过了。

地下交通员老曹，就是受刘仁同志派遣，埋伏在敌人心脏地带的一颗“定时炸弹”。早在一九四四年，抗日战争后期，老曹就接受上级命令，打入北平城，隐姓埋名地潜伏下来。他以卖羊头肉为职业，长期住在北平城的贫民区金鱼池一带的土井胡同5号院，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八月间，老曹同志始终没有接到上级让他开展工作的指示。在瞬息万变的战争年代，作为一个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一下子要在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中间，过上四年的“和平、安定”的日子，这也是一种考验，况且老曹赖以伪装的身份，职业，都只能使他象一个北平城最下层的劳动人民一样生活，日子是艰苦的，生活是平淡的，他能忍受得了这种艰苦和平淡的考验吗？

刘仁同志对此是毫不怀疑的，知人善任，是刘仁同志的另一个特点。他是了解老曹的，老曹原籍沧县，从小家境贫寒，后来在保定初师毕业后，谋到一个乡村小学教师职位，他原本对生活绝少奢望，一个贫苦人家出身的人，能有一个稳定的职业，赖以养家糊口，他的愿望已足，还会有什么非分之想呢？如果不是日本人入侵华北，他也许就这样平静地生活下去了。老实、忠厚的老曹并不缺乏民族气节和正义感，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放弃自己安定的生活，丢下妻子儿女投奔到根据地参加了八路军，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四十出头的人了。自从晋察冀边区成立城工部，他即被派到城工部机关工作。

不显山不显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而又卓有成功，这就是

刘仁同志对他的认识，派他到北平担任这次特殊任务，刘仁同志是胸有成竹的。

一九四八年八月，老曹突然接到上级指示让他立即开始地下交通员工作，并且要他迅速可靠地完成第一项任务，这个任务不同寻常，关系到几百名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的生命安全。

老曹接受任务和传送任务的起点与终点都是城工部设在北平城内的地下电台。这个地下电台设在北平西单九九照相馆内，由当时城工部学运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崔月犁同志领导，电台的接发报地点在一个尼姑庵中，而传送情报的据点则设在这里。白天有一个电台的交通员在西单商场北门外，设一个小烟摊，其他地下交通员就与这个小烟摊接头。

老曹每隔一天，就要到这个小烟摊上来买一包“红土”牌香烟，四年来，香烟就是香烟，老曹没有从里面得到任何指示，这一天，他照例又到小烟摊来买烟，可是卖烟的同志，把香烟递到他手中时，重重地在香烟上拍了一下，并且迅速用眼神传递给他一个信息。老曹立刻体味到这次不同往日了，这是一包绝非普通的香烟，当然，他回到家中打开香烟时，发现了上级的指示：

火速与 608 号谍报员接头，暗号如下……。

他心头一阵兴奋，等了四年，任务终于来了，他把上级的指示看了又看，确认完全记牢了，划了根火柴烧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天一大早，他虽然同往日一样，起来时觉得胸口闷，干咳了好大一会，可是，他今天的精神特别好。他照例用几根劈柴将屋门口的小煤球炉子升起来，看着浓烟从小拔火筒中欢快地

腾然升空，他燃上一支烟，甜滋滋地吸了一口，他又不由自主地咳了几声。

“曹大哥早呀。”

说话的是西屋卖切糕的刘师傅。老曹在这个小院中住长了，和邻居们相处得极好。在别人看来，老曹这个人虽然穷，可是人地道，邻居们无论谁家有了难处他都热心相助。穷人的日子难熬，有时也少不了两口为了生计拌嘴，邻里因了小事磕碰，凡有这等事，只要老曹出面，用不上三句五句话，便是事息人宁。

老曹这人穷是穷，心里阔着呢。

邻居们这样评价他。

“曹大哥，你还是咳得厉害？我给你出个好主意，天天早上上胡同口钱掌柜那儿寻一碗白豆浆喝，那玩意是润肺的，日子长了就好了。”刘师傅说。

穷人的日子有穷人的过法，有了灾有了病就去号脉抓药那敢情好，不过花得起钱吗？他们自有一些对付灾病的土方儿。

老曹并没有把这件事搁在心上，他正盘算着自己的任务。就随口答道：

“没什么要紧。扛一阵就过去了。”

“话可不是这么说，您也是多少上了点年纪的人了，还是在意点好。”刘师傅关切地说。

“好，谢谢你啦，忙着吧。”

老曹有组织的支持，并不是没有钱看病抓药，他是觉得那样不符合自己的身份，一个穷卖羊头肉的，就得象个穷卖羊头肉的。

升上火，他到羊肉市去买羊头，然后自己动手收拾干净，下锅煮烂，晾凉了，专等天一擦黑，挎上篮子沿街叫卖。

今天，他要特别小心，今天他要和 608 号接头。

天黑下来之后，他挎上篮子，点上电气灯出发了。

“羊——头肉。”他用沙哑的喉咙呼唤着。

他已经有了一些老主顾。

可着北平城，无论什么人也不会有人认为他不是卖羊头肉的。

他转了一弯，来到崇文门外花市下三条。

“羊——头肉。”他吆唤得更起劲了。

花市下三条十九号是一个大院子，老曹知道这里是保密局北平站特务们的宿舍。这几年他卖羊头肉的收获是把北平南城和东城的大街小巷摸了个底儿透。

接头地点到了；他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接头的人是什么人呢？怎么住在这个地方？莫非那个同志也住在十九号院内？他是打入敌人特务组织去了？

平日他走街串巷也没少来这里，十九号院的特务们有时也来买羊头肉，他就是从来也没有想过这里会有自己的同志。

“卖羊头肉的。”

他听到一声呼唤，回头看时，果然是十九号院里走出了两个人。怎么？接头的来了？不对呀，怎么是两个人？应当是单独行动的。

“来来过来，看看你的羊头肉成色怎么样。”

老曹走近了，借着电气灯的光看这两个人，一个三十多岁，清瘦，宽脑门，微微有点深眼窝，一个二十多岁，微胖，脸上有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傲气。

“嗨，你这羊头肉里撒盐了吗？”三十多岁的问。

老曹一听，不对，这不是来接头的人，他怕耽误了正事，就说：

“实不瞒您，如今盐涨钱了，今日还真没搁多少盐，您二位当

官的，犯不上吃这个。”说着转身就走。

“哎哎回来，我们专爱吃这个，老太太喝豆汁——好稀。我再问你这羊头是老的还是嫩的。”还是三十多岁的说。

老曹一听这话，马上转身回来。

“你今日怎么啦？拿人家穷人开什么心？”年轻的说。

老曹根本没听见他的话，只悄悄拿眼睛看那三十多岁的人，目光中带着惊喜与审视。

“这是不老不嫩的正经蒙古大绵羊。”他回答着，同时翻开了盖在上面的白布。

“这羊有几颗牙？”那人又问。

“四四一十六。”老曹不加思索地背着这数字。

“不对吧，四六二十四。”

“你买不买？”

“来一斤零四两。”

“凑个整一斤半。”

“不，就要一斤零四两。”

老曹抓起一块羊头肉过了秤，递给那个三十多岁的人，三十多岁的人接了又递给年轻的，然后掏出钱来，数了一下，最后在钱上弹了一下，交给了老曹。

老曹伸手去接时，又注视了一下那人，只见那人两只眼睛满含热切地与他对视了一下，然后转身走了。

老曹心里一阵热乎乎的，赶快收好篮子，把电气灯熄灭，走回家中。

老曹在那叠钱中，发现了贴在一张破旧金圆券上的纸条，他小心地把这张纸条揭了下来，准备明日一大早传递出去。

老曹当时并不知道这张纸条的价值，他只为自己能顺利地跟 608 号接上头而兴奋，同时，他也在心里不住地思谋：这位

608号是一个什么样的同志？他是怎么打入特务组织里的呢？当然这一切暂时是得不到答案的。

这份情报果然是十分重要的。

原来，从一九四八年春天起，国民党在各条战线节节败退，于是他们加紧了对国统区的统治。在北平的国民党特务头子，北平站少将站长王蒲臣，更是起劲地镇压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当时北平的地下党在城工部长刘仁同志领导下，建立了学委（学运工作委员会）、工委（工人工作委员会）、铁委（铁路工作委员会）、平委（平民工作委员会）、文委（文化工作委员会）等机构，领导着各条战线的地下斗争，当时地下党员已发展到三千多名，还建立了一些党的外围秘密组织。城工部的出色工作，严重地干扰了敌人的安宁，打击和破坏了他们的统治。敌人当然对此恨之入骨，王蒲臣为了肃清北平城内共产党，动员了保密局北平站的特务，联合北平警察局、北平警备司令部对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准备来一次“血洗”。他们已经通过各种手段掌握了二百多名地下党和学运骨干名单，预定八月十九日公布这批名单，在全市来一次大搜捕。

就在这个紧急关头，打入敌人特务组织的敌工人员608号，得到了这一情报，可是就在这个时刻，为608号联络的地下交通员暴露了，当然，这位交通员被捕之后，直至被敌人残酷地折磨死也没有泄露任何组织机密。这时，上级才决定启用老曹，因为608号的工作实在太重要了，他手中的情报是一刻也不能延搁的。上级显然认为老曹是担此重任的最好人选。

情报及时通过地下电台密报城工部，刘仁当机立断命令已暴露的地下党员和学生撤到解放区或迅速隐蔽，待敌人八月十九日公布黑名单时，绝大部分同志早已脱离了危险。

当老曹知道这份情报的巨大作用后，一方面他由衷地感到